

● 激情真言丛书 ●

詹濛 著

富贵的代价

躺着的人不会跌倒
富贵的心容易贫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富贵的代价

詹 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富贵的代价

詹 濛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80,000 字
1997 年 8 月 第 1 版 199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 7—206—02691—5

Q·685 定价:15.00 元

我所熟知的詹濛

□ 赵 冬

当代大学生最热衷的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10年寒窗，4年苦读，一旦大学毕业，摆在面前的选择将是自己终生所要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或回家乡光宗耀祖；或留大城市过都市生活；或继续深造读研究生当博士；或去国外闯天下实现更大的理想……詹濛，这位我所熟悉的女孩儿，恰恰选择了这条出国之路。这条路曲折坎坷，充满了艰难困苦、酸甜苦辣，别有一翻滋味在她心头……

1988年6月，詹濛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学系，一个月后，她便只身一人踏上了这个红蜻蜓飞舞，樱花绚烂的国度。

她的经济担保人帮她找好了住处，是个老式的木制旧公寓，一室一厅，面积超不过20平方米，每月租金是4.5万日元，在离东京较近的川崎市。房子不隔音，楼下的声音时时飘上她的

房间里，她总是坐立不安，在房间里轻飘飘地走动，生怕弄出声响，影响房东。热热的天，她不敢拉窗子，就在房里闷着，因为拉窗子的声音响如雷鸣。房里虽有厕所，但并没有洗澡间，想洗澡得到公共浴池，日本人管这地方叫什么“汤”，均是为房子里没有浴室设置的人们准备的。

刚到日本，她几乎是一句日语也不会讲，那是一段比死还难过的“文化黑暗”时期，她仿佛就成了聋子和瞎子。语言不通，不能交流，不能出去工作，经济上的拮据，令她度日如年。她不懂眼前这个陌生的社会，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更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希望在哪里，二十年来她在人生坐标上建立起来的自信与毅力被悄悄地瓦解。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个社会不需要我，而自己又为何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呢？可一想到回去过一种安闲且没有一点危机的生活，她又不甘心，那无疑将证明詹濛输掉了自己的人生。她不后悔，不能就这样回去，回去她不知该如何面对家乡父老，她深信这不是结局，而是自己壮美人生的第一站，是刚刚开始。于是詹濛又重新鼓足了勇气和信心，刻苦攻克语言障碍。她在房间用墨笔写下了“自信、自强、自立、自爱”八个大字的条幅作自己的座右铭。她走进了东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那怪怪的发音似乎永远告诉别人自己是个外国人，她就一遍一遍地练口型，背单词，学语法……刻苦学习，不放弃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日本生活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仿佛是生活在一处处废品堆里，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多少，虽然每家有几台电视、冰箱等，但房子却小得像鸽子笼。做丈夫的工作压力一天一天地增加，留在家里的太太最大的乐趣就是盼着丈夫早一点发奖金，她去买些广告上标出降价的用品。小孩子不到6岁就被送到

了私塾去读书，准备参加将来的竞争。压力从社会各个角落传导至每一个小小的家庭，人们的精神很难获得轻松。

詹濂在日本生活，每月必须支付房租 4.5 万日元、交通费 1 万日元、学费 3.5 万日元，伙食费 2 万日元……每月近 10 万日元的支出，对于一位刚刚到日本并且一点海外关系没有的中国女孩儿来说，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赚钱度日，詹濂不得不跑到附近一家咖啡店去打杂。虽是咖啡店，却设有意大利面条和西餐，生意倒还兴隆。她费了一夜时间背熟了菜单，但一遇到顾客叫菜多了，还是听不懂。无奈只好求助于其他同事，次数多了，就惹得同事和顾客的厌烦，一阵冷言恶语，詹濂如万针穿心，她满腹委屈，却无处倾诉，一次次偷偷跑到厕所里去哭，又怕眼睛哭红了让人责难。哭过之后，还得强装欢颜。洗碗，擦地，干杂活，几乎一天都是站着或小跑，1 小时挣 650 日元，一天干上 10 小时就是 6500 日元，一个月得干 20 天才能生存。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詹濂在一天天地消瘦，头重脚轻，体力不支，终于有一天病倒在家里，高烧 39 度多，她在痛苦中煎熬着一颗不屈的心灵。

孤独的日日夜夜呵，她多么思念自己的家乡和国内的亲人们，望着窗前这异乡的明月，她两眼噙着泪，默默地朝着祖国的方向，深深地鞠躬。每次给家人写信都是快快活活的，不敢流露出一丝艰难，害怕给那原本就惦念不安的双亲再加上一分担忧一分沉重。

在那段日子里，惟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她的学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她的愿望就是早日掌握日语，迅速提高日语水平。在家里照电视模仿，路上也自言自语，见身边有日本女孩儿说话就侧耳“偷听”……功夫不负有心人，詹濂的日语水平

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学校有个惯例，每次中考过后，藤井校长都要亲自向各班的第一名颁发奖状和奖金，詹濛入学的第二年，因为她得奖的次数多了，故而校长就记住了这位中国姑娘的面孔。1989年春季，詹濛又一次拿走了全班的第一名，发奖大会上，藤井校长在台上当着全校学生的面，高兴地对她说：“詹濛，你是我所见到的外国女孩儿中日语讲得最地道的人。”那一刻，詹濛两眼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她不知道这是激动的泪，还是辛酸的泪。

1989年，詹濛跳级到了“大学升学班”。这时，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读大学，二是自食其力参加工作，她犹豫不决。但她还是随大家一起参加了日本文部省认定的一年一次的考试，结果出乎意料，在全校500多名学生中，只有18名合格者，詹濛名列第11位。那天，藤井校长向每一位合格者祝贺之后，又问及每个人的打算和想报考的大学，詹濛是18个人中惟一提出不考大学而想参加工作的合格者。藤井校长惊讶地望着她，惋惜地说：“这太可惜了。不过，詹濛，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你，请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推荐到一个好公司。”

藤井校长真的实现了他的许诺，1990年3月，詹濛参加完毕业典礼的第三天，她就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灰色西装到东京新桥一家公司去面试了。

公司老板叫金田圣一，原是朝鲜人，后加入了日本国籍。也许是对詹濛境况的同情，经过能力测试之后，立刻拍板录用，安排到营业部任职。这天晚上，詹濛兴奋得像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唱着歌儿回到了家，还给担保人买了一个大西瓜。担保人也替她高兴，并鼓励她好好干，干出成绩来给大家

看看。

公司叫“VIDEO、O、E、M SOPPLY、”，是跟欧美、香港等地进出口手表、游艇、汽车贸易的公司。近来又在搞一项高尔夫球场的设计与贩卖的生意，这时的公司已从兴盛期走了下坡路。像日本的经济一样，90年代初，在股票市场上涨和地价高昂的大背景下，隐藏着无数危机。金田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繁荣依旧，但实际也面临着种种危机。高尔夫球场因卖不出去均处于空闲状态；从美国进口的高级轿车因销售不理想，不得不缩小进口数量；欧美的手表虽然外包装精美，但内装质量远不及国产精工西铁城，故一连被几家大百货商场拒绝，最后不得已实行公司内“降价拍卖”。种种困难状况，詹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是怀着一个美丽的梦迈进日本大社会的，她希望有一个能够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工作，为本公司干一番大成绩，回报藤井校长的期望，回报金田老板的器重。

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她的上司山中小姐把她安排到离门口最近的座位上。后来她才明白，在日本的公司，谁离入口最近，表明谁的身份就最低。詹濛并不在意这些，因为她才21岁，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属小字辈，可凭自己在国内大学专攻英文和如今的日文水平，不久定可改变局面，担当重任，或许还能登飞机去外国出差呢！第一天上班，她并没有被安排处理文件什么的，山中小姐只是让她坐两站地的电车到别的公司去取钥匙。虽然这只算出一趟跑差，但毕竟是以公司的名义去的，所以詹濛感到很满足。回来把钥匙交给山中小姐，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辛苦了。”然后便不再理她。这一天詹濛就没有别的工作了，她只是反复地诵读公司

的“社员守则”，诸如应该如何面带笑容，指甲不可太长，化妆不可太浓，不准故做笑容，鞠躬多少度才算得体。

詹濛的好梦刚刚做起，次日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破了。第二天她刚进公司，就被山中小姐训了一顿，原因是她虽早早来到公司，却没有打开公司的电灯、空调，没有照看一下是否有新的传真从国外发过来，没有拎热水瓶打水，没有收拾各个灰尘满面、物品狼藉的桌子……她想，也许山中小姐昨天下班时吩咐过这一切，但她的脑际里却是一片空白，她连公司的窗子朝哪儿开还没有搞清楚呢！唉，反正是自己的过错，想在公司里长久地干下去，这些“规矩”不记住是不行的。从这一天起，詹濛就开始了这种似清洁工的工作。

她每天第一个到公司，然后打扫卫生，准备传真和各种要复印的东西，准备好社长及秘书需要的文件和报纸，给热水瓶注水……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前辈们”的到来。公司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来的职员必须在上午10点和下午3点的时候给部里的人倒茶或准备咖啡，有时还要准备点心，按人数分到盘子里，然后送到人家桌面上去。这些事詹濛无疑都是一一去做。不仅如此，若有客人到来，她还要盛情地接待客人，下午4点30分，又要打扫部里一天的垃圾（包括厕所里的）然后坐电梯把垃圾倒到楼外。这是詹濛一天中最屈辱的时候，别看她故意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哼着歌儿，但她的心在流泪。

因为詹濛会讲英语，故此引来那些不会英语的“先辈们”的嫉妒，她们多半有在公司工作六七年的资格，对她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不顺眼。她们告诉詹濛，在日本的公司里女子再能充其量不过是男社员的助手而已，想一跃成个“女强人”

是决不可能的。意思无非是说詹濛你永远也别想跃过她们而得到重用。

詹濛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她把自己的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金田社长身上，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慧眼识珠破格提拔自己，为了那一天，她更加勤奋地努力，她找来大批英文资料，边抄写边学习，然后靠利用整理传真的机会，遍览其全部内容，了解美欧经济市场和情报。凡是重要文件，她总是有心地多复印一份，夹在自己的本子里。社长向国外发的传真也多是经她的手处理，于是她又阅读并掌握了公司最上层的秘密和动态。这样的努力持续了一年多，而她除了与社长偶然碰见打声招呼之外，竟像一个被众人遗忘的角落。

在日本想出人头地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日本人的观念是：石头的上面也要蹲三年，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用你。詹濛对此只有无奈，金田社长一视同仁虽然很好，但却在无形中埋没了人才，浪费了智慧，压制了员工创造性的发挥。像詹濛这样一位中国大学的高材生，又流利掌握英、日、汉三种语言的年轻人，每天只有为人倒咖啡，扫垃圾的份儿，这实在令满腔热情、满腹知识的詹濛忍无可忍，虽说这时经济上早有好转，但她在精神上却仍然负重千斤，无法快乐。经过多次冷静的思索，觉得解脱目前困境的惟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辞职。重新选择适应自己发挥才干的位置。

阿部是一位 50 多岁的老先生，他比詹濛还晚到金田公司，他一辈子都在搞汽车和钢铁的进出口贸易，多次去过中国，几乎走遍了全欧洲和美非。阿部先生心胸开阔，谈笑风声，虽居部长高职，但对部下却平易近人。他与詹濛是在打扫垃圾时认识的，后来，竟成了“忘年交”。他喜爱中国，他俩常常谈



起中国，他讲起在中国时的种种难忘的经历，俩人时常发出畅怀的大笑。这也是詹濛在公司里惟一快乐的记忆。

当阿部听到詹濛表露出辞职的想法时，深表同情地说：“这家公司并不适合你，金田还年轻，不懂用人，你离开这里对你有好处。”阿部先生热心地帮她介绍到东京郊区千叶县的一家名叫“第一高周波株式会社”任职，那是 1990 年底，也是詹濛人生履历的一大转折点，她离开了川崎，离开了东京，搬到了千叶乡下来，靠着不错的薪水，住上了高级新筑公寓。奇怪的是，换了环境像换了一个天地，这里的人亲切而且朴实，因为做的是钢铁买卖，所以全世界都有市场，用户遍及全世界。从北非埃及，到欧洲的英国、挪威、瑞典；从阿拉伯到加拿大，独联体；从中国到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全世界的客人都来做生意。

这回詹濛熟悉的三国语言就派上了用场，且她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收集的传真和世界经济市场的资料，在这里也全部发挥了作用。1991 年至 1992 年，她负责出口到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的弯管压弯机的资料制作和翻译等工作，后来，她就负责出口欧洲的资料翻译与制作的要职；成为全公司人人夸赞的中国女孩。工作之余，她还承担了帮助公司培训委内瑞拉、台湾和中国的研修生，担任翻译和教育工作。还为公司的全体职员开设英文讲习班，专讲文法和口语。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之后，詹濛成熟了，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一个中国女孩的身份在国外挺直了脊梁，圆了她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梦。

目 录

第一辑 永远的情人节

东京街头的凄迷·····	3
好遇来生·····	9
渔夫之梦·····	15
永远的情人节·····	23
女人是花·····	29
等待的是心情·····	35
手足情·····	40

第二辑 幸福是不是你的嫁妆

同事惠子·····	47
幸福是不是你的嫁妆·····	55
隔壁的琴声·····	62
再见我一次·····	69
逝去的漂流·····	76
“点头哈腰”在日本·····	78

不再寒冷·····	81
写给女人·····	87
写给自己·····	89
乡情悠悠·····	91
不是为了过错·····	93
弃儿·····	99
富贵的代价·····	109

第三辑 再爱我一次

迟到的问候卡·····	121
家有观音·····	129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37
双喜古瓶·····	148
里沙子,活出你真正的自己 ·····	156
亚希,献给你一束蝴蝶兰 ·····	167

第四辑 梦在天涯

写给母亲·····	179
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	184
花·气味·女人·····	190
生活 ABC·····	195
春祭·····	201
迷航·····	206
编 后 ·····	214

第

一

辑

——
永远的情人节

-
- 东京街头的凄迷
 - 好遇来生
 - 渔夫之梦
 - 永远的情人节
 - 女人是花
 - 等待的是心情
 - 手足情

东京街头的凄迷

那时候我刚刚过了 20 岁的成人节,披着一头过肩的长发,脸上还荡漾着少女的红晕。我每天都在不停地笑,蹦蹦跳跳的,虽然要打工要愁学费要担心签证,但是我的年轻我的无知使我糊里糊涂地拥有着过多的自信。

他晚我两个月来日本,日文讲得吭吭唧唧的,竟在这里交上了个威尼斯来的女朋友,一位金发碧眼的尤物。他俩一位向往东方,一位崇尚西方,这一场恋爱真是天昏地暗,以致于在朋友聚会之时,大家总要轮番演唱“我的爱啊·汤尼娅”一曲。当时我另有一番情愫,而对他的事情并不太关心。我们两个人虽经常见面,却总是心不在焉的,还好,我们谁也不介意谁,你讲你的,我想我的,直到在日文学学校毕业后,那种糊里糊涂的友情竟能完好地持续下来了。

8年了,这是多么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呵!我闹婚变进商行又穿嫁衣,而他进专门学校进大学,与汤尼亚的恋情最后也以她去非洲而告终。本来在这个人情淡如水的世界里,即使彼此忘记了对方,也是极自然的事情。但鬼使神差,8年之后我竟站在新宿车站的出口处,等待着他的到来。

他来了,依旧是那副高高壮壮的身材,除了粗重的眼镜腿换了颜色之外,我在他的脸上完全找不出一点岁月留下的痕迹。他也在仔细地打量着我,那种专注,使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你变了。”他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不如说是我老了。对吗?女人一过25岁,连自己都感觉到皮肤松弛,什么资生堂、保乐、索非娜……都救不了驾。”我自嘲地拢了拢短发,久别的喜悦中夹杂着一一种无言的沧桑。

“头发也剪了?”他的目光又移向我的脑后。

“烫了两次,伤得很厉害,一气之下我就下了剪子。现在好了,连洗澡的时间也节约了许多。”

“你以前是很在意头发的,还有服装,那时你讲话的语气也不这样,是不是乡下的日子太平淡了?”他很关心地问。

“平淡但很平静,可以多读一点书。上学的时候总是忙,忙男朋友忙 Party 忙打工,为生为事业为感情,现在总算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了。”我一边说,一边眺望眼前这座卡通片般神奇而变幻莫测的大都市。

“去打保龄球好不好?我知道你以前很喜欢玩的。”

老朋友最好永远不要见面,因为他的记忆总是永远都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点上。